

眼前这一眼泉，不断地向外喷水，四周已经结成长长的冰块。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，用手接住白花的水流，品尝一口，丝丝甜味和着冰凉的水流直入心田。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泉水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。

五楼有扇推开的窗

WULOU YOUSHAN TUIKAI DE CHUANG

卢建平 著



西北大学出版社



西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五楼有扇推开的窗 / 卢建平著. —西安:西北大学出版社,2015.8

ISBN 978-7-5604-3700-2

I. ①五… II. ①卢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99259 号

五楼有扇推开的窗

作 者:卢建平

出版发行:西北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

邮 编:710069

电 话:029-88302590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装:陕西向阳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889 毫米×1194 毫米 1/32

印 张:6.625

字 数:121 千字

版 次: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604-3700-2

定 价:30.00 元

目 录

工厂人物	
车间主任	/ 2
盖会计	/ 11
民工	/ 19
民间文学艺术里的“草根”作家	/ 26
工厂景物	
单身楼的生活片段	/ 32
大烟囱	/ 44
索道	/ 48
平房	/ 55
四合院	/ 59
澡堂	/ 64
工厂周边	
小餐馆	/ 72
早市	/ 76
阁楼开悟	/ 85

工厂记事

- 耀水记忆 / 96
- 耀水又忆 / 106
- 耀水再忆 / 117
- 只要你做了,就一定不会被埋没
——在通讯员培训班上的讲话 / 127
- 话说冀东 / 143

其他

- 今与古 / 158
- 民乐遐想 / 162
- 月出西楼话窄梦 / 165
- 悠悠年味驻心头 / 168
- 初冬印象 / 173
- 生活宛如诗意中 / 176
- 陕西人:古韵遗风依旧在 / 178
- 晏殊的完美人生 / 183
- 年的味道在空中飘荡(外一篇) / 186
- 看戏 / 189
- 秋意声声 / 198
- 读史札记 / 200
- 爆米花 / 203
- 后记 / 207

工厂人物

车间主任

老陈担任车间主任已经有好些年头了。在这个工厂，车间主任管理着近 300 人，也算得上是企业中层领导。每月月底召开总结大会时，大家坐在宽敞的会议室，黑压压的一片尽是人头，这种情形让老陈找到了当领导的感觉，也让他十分受用。毕竟，在这个工厂工作十几年就当上主任，也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。

虽然说老陈是主任，但工作作风还是与以前一样，早晨六点就来到工厂，第一个在食堂用完餐后，把办公室卫生收拾一遍，再给阳台上的兰花浇水，然后就开始一天的工作。这个习惯已经坚持好多年了，就是不上班，他也同样早早起床，收拾屋子，然后买菜做饭，享受一天放松的生活。当时

针指到7点，在这个点，三三两两的职工才推着自行车走进厂大门。

他管辖的是电焊车间，实质是专门搞维修的，只是电焊业务较多。原来车间并没有这么庞大，随着这几年经济的发展，工厂也顺应大势，在做好内部事情的同时，开始承揽外边业务。这么说吧，车间分为两个大块，一块是厂里的检修维护，这是主业。维修人员就像设备的医生，每天扑在有问题的设备上，诊断把脉，缝缝补补。另外一块是在外安装工程，这一部分人不多，也就30多人。老陈的工作重心当然放在厂内，毕竟这是最主要的。但派遣在外的工程队也不能不操心。安全是天。在安全工作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下，他每天总会给领队的小青年打电话，“注意安全，不要喝酒，把心操上”，像背台词一样，每天都要说一遍，已经成为习惯了。

第一个来汇报工作的总是三班陈班长。他一进门就汇报了昨天工程进度，今天的安排计划。其实昨天的工作，有人已经给老陈说过了，他或多或少知道一些，但别人往往是说一些片面的，或许还有些加油添醋，所以老陈不一定全信。上月发生了一起小事故，就是违规作业，他专门等待陈班长给自己亲口说。可是，这个年轻的陈班长总会说一些锦上添花的事情，违规的事情一字不提。陈班长是精细之人，能分清利害，往往顺着领导的思路汇报。就是老陈当面说起违规

事情，陈班长总有说辞，好像跟他没有一点关系。在这一点上，老陈对陈班长总是不放心，感觉小伙灵醒得有点过了。陈班长任职时间不长，但小伙头脑思维清晰，办事干脆利索，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人。看着比自己小十几岁的陈班长，老陈总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。当时自己当班长，并没有现在的班长这么多心眼，只知道一个劲儿地干活，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兵头将尾。别人闹情绪不干，自己干；别人干，自己不放心也跟着干。好像天地间只知道干活，除了干活，除了在工厂的一些事情，别的事情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好在当时年轻，就是累了一天，晚上好好休息后第二天照样继续工作。再说，当时干得多并没有给自己带来什么实惠，只是开会时领导表扬一下，仅仅就这些，在当时已经是无上的光荣了。

陈班长走后，老陈开始梳理今天的重要事情。对了，九点有一个设备会议要参加。下午还要开一个调度会议，而且要求一把手必须参加。这个调度会议是有关正在大检修项目的收尾工作，工作量已经完成了90%，用不了几天就要结束了。每次赵厂长负责召开这个会议时，都是那样的认真，从来不马虎不敷衍了事。每个口负责人都要过问，工程进展情况都要在会上说仔细讲明白，然后他进行总结点评。赵厂长有一个特点，临到最后点评总会强调三点。他的三点是这样的，不外乎大家要集中精力团结一致把工程进度朝前赶，

给每个人鼓劲。还有要节约成本，现在工厂不像以前，该省的一定要省，省下的就是挣下的。到了最后，安全是一个收尾话题。赵厂长文化程度不高，但却十分好学。尤其对安全管理工作，简直就是厂内权威专家。昨天刚刚在电视上播放省上召开了安全工作会议，今天他就能在厂调度会上传达大会精神，并能够结合实际，站在工厂的全局高度安排如何贯彻落实。在这一点上，老陈十分佩服。尽管自己才四十岁，但是懒惰思想好像已经形成，主要就是不喜欢动弹，没有以前的闯劲了。

正在盘算还有什么事情，胡主任来了。胡主任是电焊车间副主任，已经在这个车间工作了快三十年了，是真正的元老级人物。整个车间里的每个人每件物品每棵树木，就是车间刮过一丝陌生的风，都逃不脱他的眼睛。胡主任真正是一个人才呀。但不知为何，厂领导在两次提拔车间主任的时候，胡主任总是没有通过，不知道把什么人得罪了。看到胡主任进门，老陈赶紧从座位上起身，给胡主任递烟倒茶。在这个车间，他们两个人搭班子，尽管自己是主任，他是副职，但是车间的大小事情都需要跟他商量。老陈总在心里说，胡主任是一个好人，能够站在大局中处理问题。这个比自己大十几岁的老兄，自己从心底还是蛮佩服的，也是十分认可。不像别的车间，几个人搭班子总是你说他的不对他说你的坏话，多少有些面和心不和。自己尽管是车间主任，但

是面对车间人事、经济以及材料采购等敏感问题，总是提前和胡主任通气，共同商量然后决策办理。有人也在老陈面前说胡主任爱占小便宜，多报销了几百元，等等。说得有鼻子有眼。这些事情在老陈听来，就是事实他也不会追究的。在他的感觉中，胡主任就是说话直一些，但基本上都以公平公正为前提说话，有时很刺耳，但事后一想还是能够接受的。现在看来，在电焊车间这些人当中，胡主任是值得信任的一个人。

今天胡主任顺便说到给一班配备班长的事情。一班班长和胡主任一块进厂。此人担任多年班长，技术全面，会笼络人，很有管理才能。但是他总和胡主任过不去，把这个一块来的副主任不放在眼里。几次无意中向老陈说胡主任是如何的不行，以前的一些段子，好的坏的都有。说得随口很无意，但老陈听出来是对胡主任不满，从心里看不起胡主任。呵呵，一块进厂，不会和别人比较，而是和自己身边的人相比较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不过最近以来，有人说这个班长总是拿车间的材料，带领一帮人在外边干私活。有人说了几次，老陈总是不相信，因为没有证据。不料，赵厂长也说到这个现象，也给自己提了个醒。说现在人们思想活泛得很，有人拿公家的材料干私活，虽然说的是别的车间，但无疑也捎带电焊车间。最近以来，这个班长有些明目张胆，工作中也不如以前积极主动，经常请假说家里有事。有人说其实是

在外边搞工程自己单干了。还有，近来已经两次说自己年龄大，不适合当班长，应该尽快培养年轻人。这些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。老陈心里就开始琢磨合适的人选。刚好，胡主任说起这件事情，老陈就想听听他的意见。胡主任分析的情况是，现在年轻人学技术的很少，都不专一，当班长就要有一股劲，另外要热爱这个行当。技术水平上去了，再有一股精神，这样才能让人服气。胡主任的想法和老陈基本一致，心中的人选也大致确定下来了。

刚才胡主任说到年轻人要有一股劲，真正说到老陈心里了。老陈是钳工出身，干了八年钳工八年电焊，也算得上是一个多面手。这个工厂的钳工就是装配工，哪个电机坏了，不转了，找钳工更换了事。其实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工种，但现在没有多少人爱好了。想当初，老陈进入钳工班，一年多时间都是给师傅打下手，拿扳手，递螺丝，抹黄油，看安全，简直就是一个临时工。好在老陈手脚勤快，只要师傅一说，他就立即行动。这个好习惯为他后来的成长奠定了基础。当了几年钳工，刚好班长调走了，老陈没有过渡，就直接当上班长。其实当时他的技术水平并不高，有几个比他年龄大的工人师傅早已经是工人技师了。还有一些人心灵手巧，触类旁通，简直就有技术这一方面的天赋。但是这些人普遍的缺点却十分明显，斤斤计较，心胸不开阔，总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问题，还经常煽动班组成员和车间主任搞对

立。有时也喜欢捉弄人，看人家的笑话，总之这些人因为没有得志，总是带有一个利己的想法在工作。老陈在工作上绝对不惹他们，但在分配任务时，基本上能够做到一碗水端平。一位老师傅带一个新工，技术水平高的和技术水平稍差的相互搭配，这样的结构便相安无事。每年年底工厂都会对干得出色的技术人员表彰奖励，当时老陈心里十分羡慕，想到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当劳模受表彰，也算是出人头地一回。

时间慢慢地流逝着，一年又一年。老陈从一个小伙子成长为中年人。记的五年前，当时电焊车间主任辞职了，听说在外边开了一个工厂。临走时向厂领导推荐了三个主任人选，其中就有胡主任。当时大家都想，胡主任众望所归，是最合适的人选了。老陈当时是班长，心想，不管谁当选，咱们还是要干活，只要把工作干上去了，就有一碗饭吃，这就是自己的本分。所以还和以前一样，没有怨言，工作始终朝前赶。

在当时，几个班班长总会聚在一起讨论主任人选，老陈总会说，不管谁当选都行。电焊车间每天的工作是繁琐的，有干不完的活，也有开不完的会。尤其是在检修期间，赵厂长亲自布置工作，点名电焊车间老陈要加紧速度，不能耽误整个工程。在一个平常的调度会散会后，赵厂长主动询问电焊工作完成了多少，还需要哪些部门配合。老陈如实地汇报。这个时候，参会人员已经走完了，只剩下赵厂长和老

陈。赵厂长竟然和陈陈说起车间主任的人选，想听听他的意见。老陈说大家认为胡主任能干，人又好，还是几十年工龄的老职工，胡主任是最合适人选。赵厂长听了之后默默不语，忽然说如果你当选了，会怎么样呢？一句话说得老陈心里一惊。他憨厚地咧嘴一笑，说自己还年轻，挑不起主任这个担子，再说现在当班长就已经高看自己了。赵厂长笑了笑，低声对他说，厂领导经过民生测评和从另外几个方面综合考虑，认为你是最佳的合适人选，决定让你当这个领头人。赵厂长说完，起身向外走出时，回头又说，一定要保密，后天才能宣布决定。会议室里面，只剩下孤零零的老陈在发呆。

车间主任在这个几千人的大厂，也算得上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了。从班长直接到主任岗位，在这个工厂还是没有先例的。老陈觉得事情非常突然，一时脑子转不过这个弯。他心里嘀咕，车间主任这个岗位他从没有想过，想得更多的是怎样把工作做好，就是这些朴素的想法而已。但是现在，经过赵厂长这一说，老陈竟然不知所措了，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喜悦，也不知道是陷阱还是别的什么，总之来得太突然了。老陈静心一想，自己没有什么优势呀？除了这几年技术还可以，喜欢电焊这个工种之外，好像也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。再说也没有给哪个厂级领导送礼套近乎。几天后，赵厂长、党委孟副书记以及人力部的一个副部长来到车间召开

大会。老陈在表态发言中，仅仅是几页纸，他念得结结巴巴，手一直在颤抖，出了一身汗。就这样，老陈走马上任了。

老陈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请胡主任吃饭。对他诚恳地说，这次当选主任自己也没想到，都是组织的安排。胡主任毕竟年龄大，见识多，说了一些客客气气的话，但是明显感觉到他心情不好。这也难怪，已经五十出头的人了，当副主任也好多年了，就是转不了正，也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，这事情放谁都想不开。老陈安慰胡主任，事情总会慢慢变好的。车间的大小事情还要您胡主任说了算，毕竟我是小字辈，一些事情还要向您学习。老陈真诚地向胡主任敬酒。胡主任十分痛快地喝了酒，明确表示自己这个人，除了嘴不饶人以外，没有坏心眼，电焊车间咱们搭班子，我会全力支持你的。一席话说得老陈十分感动。实践证明，这几年和胡主任共事，还是十分顺心的，没有什么争执。老陈从内心感激遇到胡主任这么一个人……

正想着，老陈抬头一看，表针已经指向八点四十五分了。他赶紧拿起一个笔记本，大步向厂办公楼走去。

盖会计

宏伟宽大的工厂办公楼，每层都有十来个房间，每个房间坐有两三个人，大略算下来人数也不少，但是，最能和我说上话，感情亲近，又经常互通信息的只有财务处的盖会计了。几天没有见到盖会计，闷热的夏天我便觉得空荡荡的，无所适从。

盖会计整整比我大一轮。我们能有什么话要说呢？这还在于我们有过几次工作上的合作，趣味相投，心的距离无形中被拉近。我发现，人是有气味的，气味相投的人才能聚在一起，否则就会相互排斥，甚至惹出乱子。这样说来，我和盖会计就是同一类型人，我们也有多年的交往。盖会计是怎样一个人呢？他与别人有什么不同之处呢？我发现，他人善

良。不是老实的那一种，而是心底纯净，总是把所有人都往好处想的那一种人。还有，他总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看待问题处理事情，没有半点私心杂念。你看他的眼睛，浓眉大眼，黑白分明，注目前方便有凝重的神情，丝毫看不出里面有歪门邪道的杂质。再就是他对业务的熟悉，不是一般的熟练或者娴熟，而是能倒背如流的那一种。

盖会计喜欢喝酒，配着几个凉菜，其中一个必然是油炸花生米。酒是我们这里的牌子酒——西凤，52度的，没有一定酒量的人，入口难以下咽，感觉整个嗓子像冒火一样灼热，但是喝过半斤之后，家乡的酒却越发绵香，爽口无穷唇齿留香，以至于整个小饭店都弥漫着浓郁的酱香味道。在这种状况下，我成了他忠实的听众，听他滔滔不绝地说自己的过去，评论社会现象，也说厂里的是是非非，任他的思绪天马行空，毫无遮掩。但他绝不是那种一沾酒就不知道今夕是何年的人。他只是借喝酒舒展自己，抒发感情，把心里压抑的话说出来罢了。

怎么说呢，他的经历就是那样的曲折，说出来足够令人唏嘘不已，想象不出他的人生磨难如此坎坷。以前我总是喜欢读古书，说是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。个人理解大概是每个花都有一个十分洞开的世界，都有一个完整、丰满、别样的世界。这是佛家话语，但对于尘世的我们来说，往往在经历一番磨难之后，甚至在完全了解一个人的时候，就会分

明觉得这句话确实是有点睛之意。盖会计就是一片有厚重感有故事的叶子。在整个工厂办公楼，他是平凡一人，但你走近他，就会清晰地看到这片叶子的脉络，横竖分明，伸张有度，会越发觉得这片叶子与众不同。这些，都来源于他的故事。

我和盖会计交往没有多长时间，他就说起了自己独特的成长经历。

盖会计说，我是生长在一个偏僻的山村，准确地说，就是在一个深山沟里。这条沟呈现 Y 形状，一条小路通向略微繁华的县城，另一条小路通向更加偏僻的深沟，我就出生在这两条路的交叉点上。那时，我总会坐在家门口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，有经商的人，有结伴赶集的人，还有麦收时节忙着收麦来往数不清的人，但是陌生人很少。我没有去过县城，想象不出县城的繁华，也不知道更加偏远的深沟里人们的生活状态。我只知道，我们这里一无所有，真的，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都很少。我们这里穷呀！穷的原因是一直没有一条像样的路，山里什么果子都有，就是运不出去，自然也变不成现钱。山里人也就把各种水果不当回事，让它们自生自灭腐烂掉再重生。人们看重的是种好庄稼，总在地里下工夫。所以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饥荒时期，我们村庄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影响，这都是以前积攒下来的麦子、玉米、红薯养活了大家，救活了大家。家乡人居住的都是窑洞，富